

第十六回 悟天緣樽前成八詠 迷富貴醒後卻三公

卻說當日空等進了內衙，湛翌王隨請湛公與太夫人出來，叫他們拜見了。然後來拜見梅杏娘，獨令本白重拜杏娘四拜。杏娘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翌王笑道：“前日在庵內相知，祇有本白實係處子。今日夫人當以另眼看待，未知肯垂青否？”杏娘亦笑道：“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況且僧來看佛面，那有不青目的理？”遂令送至後邊小樓中住下。各各蓄髮改妝，同了空等四人，俱納為侍姬。那夜，翌王領了杏娘主意，便與了空、本白等把舊日風流重整。正是：

不二真姬，好卻十六衣鉢。無為仙媛，堪拋萬葉梵文。杏聽鼓沉，凡心轉盛。停看燈閃，慾火偏殷。入紙帳而梅花纏楊柳之腰，牽輕稠而桂子襲櫻桃之口。韓掾香，貽非賈女；宓妃枕，贈錯曹王。毒龍歸舊穴而垂涎，潭底泉流滾滾；頑象返上宮而攝餌，坡邊草長茸茸。色即是空，此刻青絲難亂；電猶如幻，今宵紅浪無蹤。且看他昏迷態，恰如禪定；番疑他相對處，正湊機鋒。

湛翌王自此，內有杏娘、佛奴，又令本白改名巧姑，了空改名翠娥，本空改名芳姿，本亮改名春媚，本悟改名蟾憐，共是七個嬌娃，真正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不覺在任兩年。

一日，恰值暮春時候，川中氣暖，庭前牡丹盛開，翌王請湛公與夫人賞過，復設內宴，同杏娘、巧姑輩花前把盞，論舊談心。忽見一雙紫燕，環繞飛鳴。翌王笑對杏娘道：“昔年吟《紫燕》詩，分明如此光景。今復來此嬌啼，多應替我二人作賀。細想起來，若非紫燕，怎得走到園中？就走到園中，若不吟詩，怎得小姐聽見。此雙紫燕，真你我之月下老人也。今我與夫人，同諧魚水，須斟杯酒兒，謝他一謝。”杏娘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遂篩了酒，向空拜謝。那雙紫燕，卻也奇怪，便是有知覺的一般，竟停翅不飛，立在檐角之上，呢呢喃喃，不知叫些甚麼。拜謝纔完，巧姑輩俱各驚異。忽然又有六隻小紫燕，趁風翻至，隨了那兩隻紫燕，仍復繞戶飛鳴。翌王大加駭異。杏娘道：“相公不必驚疑，我看後來六隻燕，分明與佛奴、巧姑、翠娥、芳姿、蟾憐、春媚諸姬一般，連相公與奴家，共是八個。今紫燕恰好四雙，這段奇事，皆天賜禎祥，我等各宜敬酒一杯，奉酬紫燕，拜謝天地作合之恩。”翌王、巧姑輩，各俱應允。八隻紫燕，又復成對兒立住不飛，直待澆酒拜畢，然後連繞三匝，飛入雲端去了。翌王道：“如此異兆，千古罕有。敢請地夫人及諸姬各賦一律，以記紫燕降祥之意，乃見我八人夙世姻緣非同小可。待我先為首唱，遂吟道：

夕靄朝暉滿畫堂，差池片影拂春光。
翅凌貝闕玄衣淡，銜入瓊筵絳雪香。
對對雲中呼比翼，翩翩花外舞成行。
分明一段三生意，喜獲雙飛麗日長。
那時杏娘亦步韻吟道：

斜剪春風到玉堂，雙雙常幸沐恩光。
同棲金屋花梢影，共渡銀河月底香。
巢護紫封泥一點，羽翻紅浪錦千行。
樽前未識呢喃語，佇看翩躚降瑞長。
那時巧姑亦步韻吟道：

怯怯新雛隱法堂，癡情偏喜戀韶光。
不皈鸚鵡徵心印，肯逐蜂媒竊壽香。
齊掠錦窠花作雨，漫啼金粉玉為行。
祇緣輕薄東風好，引入簾前細語長。
那時翠娥亦步韻吟道：

飄搖弱羽寄雲堂，偶學鴛鴦竊龍光。
入幕解傳幽閣語，穿簾分得賜衣香。
輕身翻出三千界，倦翮空隨十二行。
今日春歸雙舞處，啼痕益覺為情長。
那時芳姿亦步韻吟道：

聯翩飛入鬱金堂，繡箔同窺玉鏡光。
拂羽並回鸞影動，剪波雙點水痕香。
當年蹤跡依龍樹，今日翱翔列雁行。
相對啼花三月暮，小紅零亂畫初長。
那時春媚亦步韻吟道：

兩兩翻風認錦堂，巡檐難識舊風光。
斜驚釵上雙飛巧，日落枝頭萬斛香。
怨入空梁悲失侶，棲繞深院喜成行。
年來啄盡愁滋味，舞得遊絲幾許長。
那時蟾憐亦步韻吟道：

於飛燕燕繞蘭堂，雙尾橫拖黑綠光。
擲過落花風有態，趁來飄絮翅無香。
舌欺紫陌黃鸝轉，色暗青天白鷺行。
王謝風流都佔盡，烏衣聲價為君長。

翌王與杏娘等七人俱已吟完，這番輪到佛奴，佛奴道：“賤妾生平未曾讀書識字，以致前日錯取詩箋，招災惹禍，今日步韻，望夫人代妾一揮，以成八詠。”翌王道：“言之有理，乞夫人為彼賦之。”杏娘遂又復吟一律道：

銜出新愁悲翠堂，誤傳密語漏春光。
輕盈貼地身偏穩，綽約呼人口亦香。
常帶春泥四五點，曾沾花淚兩三行。
眼前瞥見雙飛翼，撩撥吟魂一線長。

杏娘代佛奴吟完了，翌王便遍閱諸作，贊道：“篇篇都借紫燕為題，實實寫出自己一生遭際。片言隻字，多從性情中得來。有比有興，深合賦體，雖李易安、朱淑真諸美復生，亦未易有此。下官回視首唱，不覺珠玉在前，對之形穢。”杏娘道：“奴輩蛙鳴蛩噪，安比得相公擲地金聲。”翌王道：“休要太謙，夫人乘此餘興，再與諸姬詠牡丹一絕何如？”

纔欲舉筆，忽傳進邸報：“兵部一本，為舉荐賢能等事。本內例舉各處才智武員，理宜大加寵眷，以固封疆。中間陶杞、湛國瑛、黑定國俱列名在內，已奉旨準奏。陶杞進爵靖湖侯。湛國瑛進爵南平伯。黑定國提督山東全省水陸官兵，駐紮省城，都督府左都督，加二級。”翌王看畢，佛奴輩六姬，俱舉杯稱賀道：“天邊紫燕呈祥，庭前牡丹散彩，嘉兆疊見，果然老爺有此高陞之喜。”獨杏娘愀然，不發一語。正是：

人人舉杯賀，我意覺堪憐。
識破浮雲趣，功名事了然。

翌王道：“夫人，我湛國瑛一介寒儒，叨居顯職，今又復蒙寵錫，此皆邀天地祖宗之靈，得以有此。方幸光前耀後，蔭子封妻，常享富貴有日矣。忽見夫人反有不悅之色，何也？”杏娘道：“奴家有心事。”翌王道：“有甚心事，試為下官一言。”杏娘道：“不必言罷了。”翌王道：“夫婦之間，有過相規，有善相長，樂則同之，憂則分之。夫人面有憂色，不與下官明言其故，非婦道也。”杏娘道：“言多不祥，今日相公榮陞報捷，所以難於啟齒。”翌王道：“但說不妨。你若不言，悶殺下官也！”杏娘道：“奴聞，寵不可極，位不可高。位高寵極，難以自固。然當居安思危，勿貪利祿。苟不戒懼，旋主覆敗，載之史冊，歷有明驗。今相公得此顯耀，眾口稱賀，歡忭之氣，萃於一堂，威武之助著於天壤。據奴家愚見，還宜急流勇退，掛冠歸去。以父母甘旨為念，以山水登臨為樂。則優遊林下，菽水亦可承歡。放浪天涯，琴書皆能養志。何必苦戀功名，作此行險僥倖之事。一時鳥盡弓藏，雖欲牽犬東門，便不可得矣。相公以我言為何如？”翌王搖頭道：“夫人差矣。我聞國爾忘家，公爾忘私。此身許君，生死以之。若食其祿而避其難，屍其位而圖其安，非古大臣之節也。所以馬伏波至老，猶思以馬革裹屍，屈突通必欲以好頭頸為朝廷受一刀。孔明鼎足既成，尚然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其忠肝義膽，足以炳照千古。正是功名垂於竹帛，勛績光於宇宙。這等人，纔叫做堂堂男子。夫人以急流勇退的迂談，誤我致君大事。”杏娘道：“相公之言甚善，但識其理，而未識其勢。得其經而未得其權，不足稱丈夫也。”翌王變色道：“請問，丈夫便怎麼？”杏娘道：“凡為國家任天下事者，必先量我生平才力，量我生平經緯。要使九重之上無疑主，同朝之列無疑朋。出可見信於萬方，入可無慚於社稷。請相公自去思想，老成練達，百戰百勝，你果能如馬伏波否？搗堅挫銳，勇略冠軍，你果能如屈突通否？三分預定，七縱成擒，你果能如諸葛孔明否？不過附會陶公，因人成事，僥倖建了平湖之績。驟得高位，不自損抑，罔知時執艱難，便輕易開口，把古大臣相比。此皆速禍之道，非安全之計也。”說得翌王滿面羞慚，又氣又惱，祇是與杏娘成婚之後，從未變臉，不好破得口。便大聲道：“且吃酒罷！”

佛奴、巧姑輩見天色已晚，收拾掌燈。又見顏色不善，連忙執壺的執壺，把盞的把盞，送過酒來。翌王接到手，連吃了十數杯，偷覷杏娘，坦然絕不介意。翌王反心上懊悔道：“早是我未曾發怒，看他度量，也到能容人。想他言語，也有些合理。今日一天喜事，也不是閑爭的時候，不如敬他一杯酒兒，陪個小心，等他說句好話罷。”隨手接過佛奴的酒，笑臉兒捧到杏娘面前道：“下官一時酒渴，打斷了夫人話頭。你責備我的都是良言，但喜的是恩從天降，且你飲此一杯喜酒，須把高興話兒說說再處。”杏娘道：“多謝相公美情，奴家酒到不吃。若相公厭煩言，待我細說一番。”翌王道：“願聞。”杏娘道：“今日相公榮封忽降，進爵為伯，三公九錫，指日可待。自當加額奉賀纔是，反說此掃興言語，逢君之怒，勢所必然。但奴家每見變幻無常，滄桑瞬息。季倫金谷，鞠為茂草；吳宮春樹，化作寒煙。當富貴時，歌姬逐隊，舞女成行。在家則珠履之客滿堂，入朝則節鉞之車塞路。前呼後擁，一簪萬錢。及至一朝失勢，那些趨炎附勢的，又傍別處門牆；那些獻諛承旨的，又向誰家奔走；那些追歡買笑、倚翠偎紅的，不為勢豪所佔，必為權要所奪。相公你目下迷戀榮華，道是此等境界，可以常侍。祇怕鐘鳴漏盡，連你我不能相顧。此身尚且不保，何況歌姬侍妾、官位、家室哉！”翌王當時，陪個小心，指望杏娘改口，說些興頭的話。如今聽了這番言語，更加講得厲害，酒兒越衝起來，心裏越加不快。便拍案道：“夫人，不吉利話也講得夠了。有此名花，有此良夜，且圖個目前快樂罷。”杏娘微笑道：“據相公看來，以為目前盡可快樂。據奴家看來，目前多是煩惱。”那時，巧姑輩見兩個閑爭不已，祇得各斟了酒，又送過來，翌王一飲而盡。又拍案道：“目前煩惱，是夫人尋出來的。若論下官，有何不快樂？”杏娘又微微笑一笑道：“可惜，相公聰明蓋世，懵懂一時。奴家適纔苦口之言，正為快樂地耳。”

翌王冷笑道：“酒也不許人開懷吃一杯，祇管絮絮叨叨，還要說甚麼快樂地、快樂天。”杏娘笑道：“相公，你在家尚無納言的度量，動不動怒發如雷。朝廷之上，不是你使性的去處。此等作為，眼見得奴家所言禍患，可以翹足而待。還不想及早回頭，尋個安身立命所在，直等到一跌難挽。”佛奴從旁勸道：“小姐改日再講罷，省得老爺祇管著惱。”那知翌王多吃了幾杯悶酒，早已鼻息轟雷，爛醉的倒在交椅上睡去了。巧姑和翌娥輩說道：“夫人，老爺已睡熟，夜已深了，風露之下，不當穩便，扶進去安置罷。”杏娘道：“且慢著，你們不可扶他進去。就扶他睡在牡丹臺邊草地上，把一塊土塊與他做了枕頭，不許一人相伴。我和你們，收拾了杯盤進房去罷。”佛奴、巧姑輩，俱不解其意。祇道夫人性格蹊蹺，一言不合，便使這般狠心。卻又見杏娘面上，並無怒容，心中再四疑惑。但是夫人之命，焉敢不從，好歹祇得依著做去。杏娘又喚取紙筆過來，寫下一首小詞，把石頭壓在翌王身邊，自己竟同巧姑輩，把門門好，回至房內。

卻說湛翌王，睡在地上，直到四更時分，酒醒轉來。祇道是此身還在悲翠衾中，象牙床上，珊瑚枕畔，睡鴨香邊。不想放開眼來，冷露一身，月光滿地，到吃了一嚇。又疑是夢裏，仔細看去，早見身底下亂茸茸一片青草，頭頸邊冷冰冰半塊硬泥，連喚夫人幾聲，靜悄悄並不答應。再喚巧姑、佛奴、翠娥、芳姿、春媚、蟾憐一個個音信杳然。忽地直跳起來道：“莫不是我死了？”四顧園林，又依然牡丹臺、芍藥欄，明明原是衙署。“莫不是酒醉了，怎麼筵席俱撤，燈火俱無，夫人姬妾輩，竟不扶我進房，反拋我在亂草中。

上，好生奇怪？”正在驚疑不定之際，祇見石邊壓著半張字紙。拿起來，向月光中看著，念道：

嬌娥盡散，綺筵忽撤。問歌舞排場安在？衰草殘花土一堆，這便是富貴收成境界。憐伊迷戀，怪伊顛倒，道紫綬金魚足快。伍子浮屍，文種亡，祇有五湖上，煙霞無礙。

翌王念完，跌足大笑道：“賢哉夫人，賢哉夫人！你睡我在草地上，又做這首詞來現前指示。我一時執迷不悟，乘著三分酒意，反頂撞了夫人。我湛翌王好癡也，我湛翌王好狀也。祇如此刻光景，祇身孤影，冷冷清清，喚人不應，進步無門，錦繡窠巢，嬌妻美妾，高官厚祿，卻都在那裏？細想起來，果然功名皆身外之物，山水乃眼前之樂。怎麼不明不白，把七尺微軀，被一圍玉帶、一顆金印、一紙皇封直纏縛到死，略無生人樂趣。今日報君，明日報國，萬一功高見忌，被人暗算起來，這條性命活活送在利名場裏。呸！好不扯淡。這是二十年來的春夢，今日纔醒了也。”又大笑大叫道：“夫人，我湛翌王如今醒了。”那時，杏娘在內，聽見叫喚，即令佛奴開門出來，接了翌王進房。翌王就在燈下，連夜修成表章：親父母年逾古稀，有弟國琳，現任山東臺兒莊參將。使垂白雙親，溫清甘旨之節，無人侍奉，罔極莫報，孝道有虧。乞賜歸田終養。

陶公在任，聞知此事，歎息道：“梅杏娘不過婦人，尚且知機遠引。湛翌王乃係少壯，尚且勇決退藏。老夫耳順已過，兀自營營名利，何不達至此？”於是亦上本乞賜骸骨。黑仲襄曉得，也上本辭官，千里之外，皆望風棄職。三處次第奏聞，不一月，聖旨批下來。陶湛兩本，俱準了。獨黑定國本上，批道：“黑定國係陶杞螟蛉之子，告養雖出其孝思，但陶杞自有嫡子侍奉，定國著照舊供職，以固屏藩，該部知道。”當時陶、湛兩公，曉得旨意允了，便即日離任回家，兩姓親朋，都來作賀。

單說湛翌王到家，也不去干謁當道有司，也不去乘轎答拜賓客，也不把黃傘炫耀鄉裏，竟奉著父母，仍退居柏秀村中。家裏有幾個舊僕蒼頭，數十個山童，一兩隊美婢，收拾起梅家的花園，多植老梅、丹桂、榆柳、芙蓉，四時花卉不絕。除問寢視膳之外，引著杏娘、佛奴、巧姑一班，同去恣情遊玩。

一日走到飛仙洞口，對著佛奴笑道：“這是你耽誤我的去處，祇落得今日天台重到，劉阮尚存，仙姬無恙。”遂悵然有感，口吟一絕道：

玉洞桃花依舊開，仙郎仙子後歸來。

但看一曲沿溪路，卻比當年長綠苔。

翌王又走到挹綠堂上，對杏娘笑道：“這是你哥哥擒拿我的去處，誰曉得天理昭昭，陷人不過陷己，害我卻反害身。今日兇殘絕影，難肋餘生，幸得重來會此。你看牆上美人賦，宛然尚在。”不覺撫今追昔，又吟一絕道：

挹綠堂邊草色昏，曾從此地暗消魂。

今朝重讀美人賦，壁上溶溶半淚痕。

杏娘此時，見題起前情，回想哥哥已亡，父母乏嗣，目前富貴，已不能與二親同享，祇留得兢兢道韞，接伯道之單傳。言念及此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又想當時，幾番顛倒，反成兩姓良緣。一紙錯箋，竟作三生公案。其中親變為仇，仇變為親，東牽西引，皆是老天撮合，必非人力所能。今日身歸故園，恍然若夢。遂漫成一律道：

歸來重問舊樓臺，畫閣朱扃一半開。

啼鳥戀人呼故主，殘花吹面撲新苔。

吟投紫燕情無種，蹤散紅闈禍有胎。

回首那堪成往事，幾行清淚獨徘徊。

湛翌王道：“夫人不必感傷，萬事皆有定數。我當日步進此園，不過春遊既倦，乘醉發狂，那有姻緣之想？誰料閑吟遣興，因興留情，因情惹禍，幾至喪身獄底。又蒙皇天眷佑，脫此網羅，逃入賊巢，甫離賊巢，復入慾阱，出得慾阱，不意又在湖中搏此微功，始得與夫人相會，幸諧百年連理。又復沉淪宦海流浪名場，重承指點，方知扭斷名韁，打開利鎖，來到此地。回思往事，如同隔世。要知一飲一啄，俱有命數，絲毫不可強求也。”遂吟一律道：

兩度癡狂叩洞天，昔年景物尚依然。

花間蹤跡瓊姬引，業上風流罪案牽。

挹綠近開金谷酒，飛仙新度舞衣煙。

重將舊事如愁說，一段紛更笑昏箋。

自此，翌王終日尋山問水，弄月題花。帶著許多侍婢姬妾，或有時到那大蓬山，看懸崖飛瀑；或有時到那太華山，望聳翠含雲；或有時上武擔山，探五丁遺跡；或有時往香雲山，訪伏虎奇蹤；或泛舟清白江、浣花溪、小桃源、千秋萬歲池中，誓必歷盡名山勝境。所過之處，惟有酣歌暢飲，載鶴抱琴。朝中屢次徵召，著原官起用，翌王立志不肯出仕。後來壽至八十六歲，官贈太保。然當時湛翌王，暴得功名，正好躁急心熱。祇為被杏娘一言喚醒，方保得此身遊行泉石，託跡煙霞，不受利祿所羈，不受爵位所惑，不為豐功勳烈所誤。卻也無拘無束，快活逍遙，同著七個美姬，安享半生富貴。

那醒名花梅杏娘，共生三子，長子名大雄，攀了陶景節的女兒為妻，改姓了梅，接續梅公之後。次子名大器，攀了戶部主事全汝玉為親家，以見不忘始終周全之情。梅富春止存一女，就把幼子大材來攀了，以明釋怨親親之意。佛奴亦生一子，名喚大度，攀了高巡按為親家，以報救命之恩。巧姑亦生一子，名喚大淵，又攀了陶藥侯螟蛉之子黑仲襄為親家，以聯知己骨肉之誼。其餘如翠娥、春媚、芳姿、蟾憐亦皆有子，不及具載。由是，陶、湛、梅、高、黑、全六姓，世為姻婭，子孫科第不絕云。

如今這段佳人才子的新聞，次第說完。看官們須要曉得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是一本章旨。若梅富春誣陷嫡妹，為非作歹，雖陶、湛兩公許以自新之路，而蒼天不宥，畢竟死於非命。陶藥侯忠厚老成，便得遇險建功，身榮子貴。湛翌王祇為一念輕薄，便至身陷囹圄，顛連慾海，後來悔過遷善，挺身報國，方得功成名遂；卻又趾高氣揚，幸喜頂門一棒，驚破黃梁，明哲保身，潛修碩德，乃有子孫科第之報。所以，其人一念好善，即賈龍大盜，皆可作王國之干城。一念為惡，則富春宦裔，竟忍以同胞為仇敵。祇祈看官們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然福壽綿長，後昆昌大。如此看來，這部小傳，不惟贊梅小姐丰姿窈窕之美，貞靜冰雪之操，是以醒名花，亦可醒後世之薄待骨肉、逞兇肆勢、宣淫喪節、貪位慕祿者矣。有詩為證：

汨汨紅塵一片腥，幾番顛倒幾清寧。

陶公種德承天寵，湛子懷春陷黑囹。

姦盜不污梅女操，干戈仍殞狗頭形。

半編奇事從君說，喚醒名花世不醒。

(全書完)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